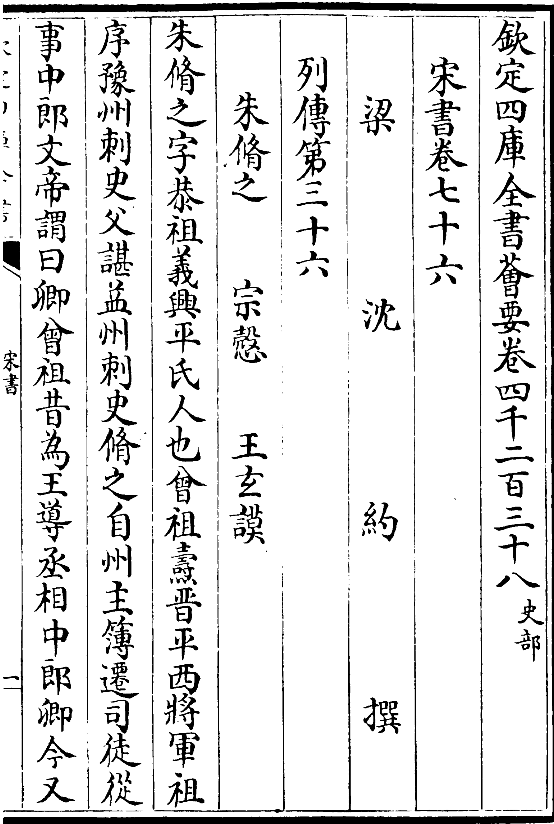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三十八 史部

宋書卷七十六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三十六

朱脩之　宗慤　王玄謨

朱脩之字恭祖義興平氏人也曾祖燾晉平西將軍祖序豫州刺史父諶益州刺史脩之自州主簿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為王導丞相中郎卿今又

為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後隨到彥之北伐彥之自河南回留脩之戍滑臺為虜所圍數月糧盡將士熏鼠食之遂陷於虜初脩之母聞其被圍既久常憂之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兒其不利乎後問至脩之果以此日陷沒拓跋燾嘉其守節以為侍中妻以宗室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問其意脩之深嘉其義竟不告也後鮮卑馮弘稱燕王治黃龍城拓跋燾伐之脩之與同

沒人邢懷明並從又有徐卓者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被誅脩之懷明懼奔馮弘弘不禮留一年會宋使傳詔至脩之名位素顯傳詔見即拜之彼國敬傳詔謂為天子邊人見其致敬於脩之乃始加禮時魏屢伐弘或說弘遣脩之歸求救遂遣之泛海至東萊遇猛風柁折垂以長索船乃復正海師望見飛鳥知其近岸須臾至東萊元嘉九年至京邑以為黄門侍郎累遷江夏內史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脩之為征西司馬討蠻失

利孝武初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脩之在政寛簡士衆悦附及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脩之舉兵脩之偽與之同而遣使陳誠於帝帝嘉之以為荆州刺史加都督義宣聞脩之不與已同乃以魯秀為雍州刺史擊襄陽脩之命斷馬鞍山道秀不得前乃退及義宣敗於梁山單舟南走脩之率衆南定遺寇時竺超民執義宣脩之至乃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脩之治身清約凡所贈貺一無所受有餉或受之而旋與佐吏賭之終

不入己唯以撫納羣蠻為務徵為左民尚書轉領軍將
軍去鎮秋毫不犯計在州然油及牛馬穀草以私錢十
六萬償之然性儉尅少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脩之
未嘗供贍嘗往視姊姊欲激之為設菜羹麤飰脩之曰
此乃貧家好食致飽而去先是新野庾彦達為益州刺
史攜姊之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脩之後
墜車折脚辭尚書領崇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
夫以脚疾不堪獨行特給扶侍卒贈侍中特進如故謚

貞佚

宗慤字元幹南陽人也叔父炳高尚不仕慤年少時炳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不富貴即破我家矣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拒賊賊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竝以文義為業炳素高節諸子羣從皆好學而慤獨任氣好武故不為鄉曲所稱江夏王義恭為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慤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為征北府主簿綺嘗入直而

給吏牛泰與綺妾私通愨殺泰綺壯其意不責也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愨自奮請行義恭舉愨有膽勇乃除震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愨愨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愨曰吾聞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

妝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愨一無所取衣櫛蕭然文帝甚嘉之後為隨郡太守雍州蠻屢為寇建威將軍沈慶之率愨及柳元景等諸將分道攻之羣蠻大潰又南新郡蠻帥田彦生率部曲反叛焚燒郡城屯據白楊山元景攻之未能下愨率其所領先登衆軍隨之羣蠻由是畏服二十年孝武伐元凶以愨為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孝武即位以為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功次柳元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

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慤至設以菜葅粟飰謂客曰宗軍人慣噉麤食慤致飽而去至是業為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慤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慤聳躍數十左右顧盻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及慤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慤也事平入為左衞將軍五年從獵墮馬脚折不堪朝直以為光祿大夫加金紫慤有佳牛堪進

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職廢帝即位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侯太始二年詔以慤配食孝武廟子羅雲卒子元寶嗣

王玄謨字彦徳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綿竹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為新興鴈門太守其自叙云爾祖牢仕慕容氏為上谷太守隨慕容德居青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彦雲之風武帝臨徐州

辟為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為荆州請為南蠻行參軍武昌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將軍領汝陰太守時虜攻陷滑臺執朱脩之以歸玄謨上疏曰王途始開隨復淪塞非惟天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豈惟將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本之不固皆由民憚遠役臣請以西陽之魯陽襄陽之南鄉發甲卒分為兩道直趣淆澠征士無遠徭之思吏士有屢休之歌若欲以東國之衆經營牢洛道途既遠

獨克實難玄謨每陳北侵之策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意後為興安侯義賔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賔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征以玄謨為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玄謨向碻磝戍主奔走遂圍滑臺積旬不克虜王拓跋燾率大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軍衆亦盛器械甚精而玄謨專依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内多茅屋衆求以

火箭燒之玄謨恐損亡軍實不從城中即撤壞之空地以為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又不從將士多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拓跋燾軍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遣代守碻磝江夏王義恭為

征討都督以為碻磝不可守召令還為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歴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為成臂上金瘡得非金印之徵也元凶弒立玄謨為益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拜豫州刺史與柳元景南討軍屯梁山夾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遣劉諶之就臧質陳軍城南玄謨留老弱守城悉精

兵接戰賊遂大潰加都督前將軍封曲江縣侯中軍司
馬劉沖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上意不
能明使有司奏玄謨多取寶貨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
垣護之竝免官尋復為豫州刺史淮上亡命司馬黑石
推立夏侯方進為主改姓李名弘以惑衆玄謨討斬之
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僑寓玄謨請土
斷流民當時百姓不願屬籍罷之其年玄謨又令九品
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内莫不嗟怨民間訛言玄謨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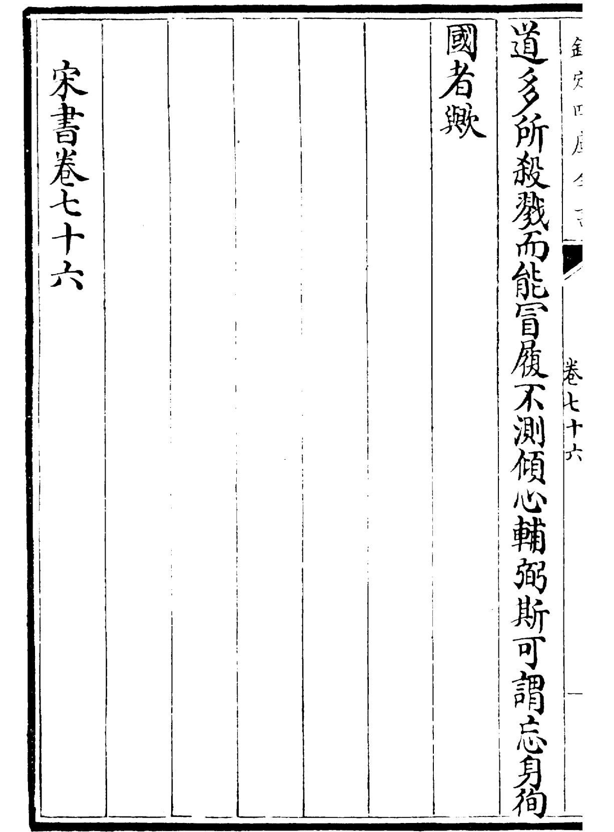
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為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討玄謨玄謨令内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虚馳遣主書吳喜公撫慰之又答曰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為笑伸卿眉頭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之後為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羣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

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齴劉秀之儉吝呼為老慳
黄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
欲其瞻謝傾踣以為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禄勲叔
獻像送其家廳事柳元景垣護之並北人而玄謨獨受
老傖之目凡所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為玄謨作四
時詩曰菫茶供春膳粟漿充夏飡𤃞醬調秋菜白醝解
冬寒又寵一崑崙奴子名曰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
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玄謨尋遷平北將軍徐州

刺史加都督時北土饑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振之轉領軍將軍孝武崩與柳元景等俱受顧命以外監事委玄謨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既誅顔師伯柳元景等狂悖益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吾受先帝厚恩豈可畏禍苟免遂行及至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甚優時四方反叛以玄謨為大統領水軍南討以脚疾聽乘輿出入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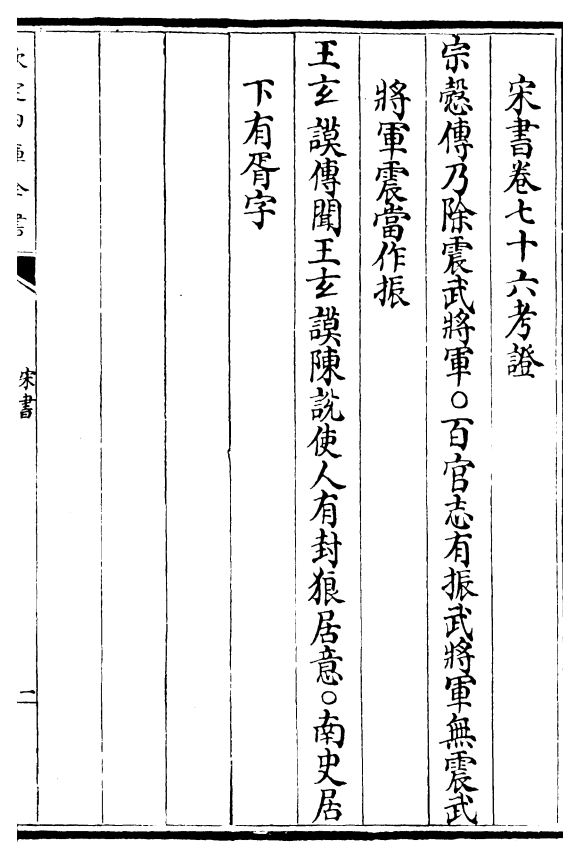
除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筩袖鎧頃之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玄謨性嚴尅少恩而將軍宗越御下更苛酷軍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謨玄謨猶自可宗越更殺我年八十一薨謚曰莊公子深早卒子續嗣

史臣曰脩之宗慤皆以將帥之材懷廉絜之操有足稱焉玄謨雖苛尅少恩然觀其大節亦足為美當少帝失



道多所殺戮而能冐履不測傾心輔弼斯可謂忘身徇
國者歟

宋書卷七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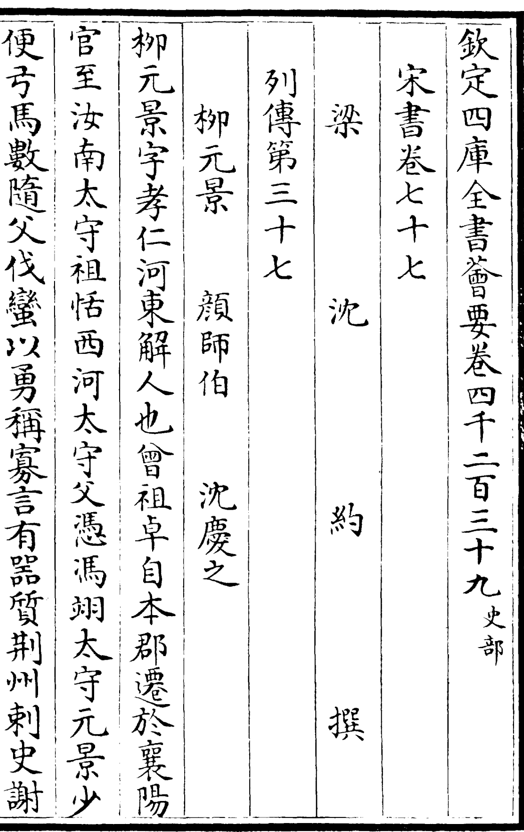


宋書卷七十六考證

宗慤傳乃除震武將軍○百官志有振武將軍無震武將軍震當作振

王玄謨傳閩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意○南史居下有胥字

宋書卷七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三十九 史部

宋書卷七十七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三十七

柳元景 顔師伯 沈慶之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曾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有器質荆州刺史謝

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産深愛其能元景時居父憂未得加命會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召之道産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乖意以為惘惘服闋補江夏王國中軍將軍遷殿中將軍復為義恭司空行叅軍隨府轉司徒太尉城局叅軍太祖見又嘉之先是劉道産在雍州有恵化遠蠻悉歸懐皆出緣沔為村落戸口殷盛及道産死羣蠻大為冦暴世祖西鎮襄陽義恭以元景為將帥即以為廣威將軍

隨郡太守既至而蠻斷驛道欲來攻郡郡內少糧器杖又乏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攻於計為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為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朱修之討蠻元景又與之俱後又副沈慶之征鄖山進克太陽除世祖安北府中兵叅軍隨王誕鎮襄陽為後軍中兵叅

軍及朝廷大舉北討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振威將軍尹顯祖出貲谷奮武將軍魯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畧陽太守龐法起入盧氏廣威將軍田義仁入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羣帥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已七十三秦之冠族羌人多附之求入長安招懷關陜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弘農強門先有内附意故委季明投之十月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進次白亭時元景猶未發法起率方平安都諸軍前

入自修陽亭出熊耳山季明進達高門木城值永昌王
入弘農乃回還盧氏據險自固頃之招盧氏少年進入
宜陽苟公谷以扇動義心元景以其月率軍繼進閏月
法起安都方平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爲盧
氏令加奮武將軍難驅率義徒以爲衆軍鄉導法起等
度鐵嶺山次開方口季明出自本城與法起相會元景
大軍次函口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
氏以爲軍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束馬

懸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温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鳥去弘農城五里賊遣兵二千餘人覘候法起縱兵夾射之賊騎退走諸軍造攻具進兵城下偽弘農太守李初古拔嬰城自固法起安都方平諸軍鼓譟以陵城季明趙難並率義徒相繼而進衝車四臨數道俱攻士皆殊死戰莫不奮勇爭先時初古拔父子據南門督其處距戰弘農人之在城内者三千餘人於此樓豎白幡或射無金箭安都軍副譚金薛係孝率衆先登生禽

李初古拔父子二人魯方平入南門生禽偽郡丞百姓皆安堵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軍向陜西七里谷殿中將軍鄧盛幢主劉駱亂使人入荒田招宜陽人劉寛糾率合義徒二千餘人共攻金門隖屠之殺戍主李買得古拔子也為虜永昌王長史勇冠戎類永昌聞其死若失左右手誕又遣長流行參軍姚範領三千人向弘農受元景節度十一月元景率衆至弘農營於開方口仍以元景

為弘農太守置吏佐初安都留屯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既到謂安都曰無為坐守空城而令龐公深入此非計也宜急進軍可與顯祖并兵就之吾須督租畢尋後引也衆並造陝下即入郭城列營於城内以逼之並大造攻具賊城臨河為固恃險自守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虜洛州刺史地河公張是提衆二萬度崤來救安都方平各列陣城南以待之顯祖勒精卒以為後柱季明率高明宜陽義兵當南門而陣

趙難領盧氏樂從少年與季明為掎角賊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不能當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軍並鼓譟俱前士皆殊死戰虜初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兠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衲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猛氣咆㘓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賊忿之夾射不能中如是者數四每一入衆無不披靡初元景令將魯元保守函谷關賊衆既盛元保不能自固乃率所

領作函箱陣多列旗幟緣險而還正會安都諸軍與賊交戰三虜郎將見元保軍從山下以為元景大衆至日且暮賊於是奔退騎多得入城賊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租并上驢馬以為運糧之計而方平信至元景遣軍副栁元怙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詰朝賊衆又出列陳於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諸義軍並於城西南列陳

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我豈惜身命乎遂合戰時元怙方至悉偃旗鼓士馬皆銜枚潛師伏甲而進賊未之覺也方平等方與虜交鋒而元怙勒衆從城南門函道直出北向結陳旌旗甚盛鼓譟而前出賊不意虜衆大駭元怙與幢主宗越率手下猛騎以衝賊陳一軍皆馳之安都方平等督諸軍一時齊奮士卒無不用命安都不堪其憤橫矛

直前出入賊陳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軍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而戰至于日昃虜衆大潰斬張是提又斬三千餘級投河赴塹死者甚衆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元景輕騎晨至虜兵之面縛者多河内人元景詰之曰汝等怨王澤不浹請命無所今並為虜盡力便是本無善心順附者存拯從惡者誅滅欲知王師正如此爾皆曰虐虜見驅後出赤族以騎蹴步未戰先死此親將軍所見非敢背中國也諸將欲盡殺

之元景以為不可曰今王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乃悉釋而遣之家在關裏者符守關諸軍聽出皆稱萬歲而去誕以𡸣陜既定其地宜撫以弘農劉寛虬行東弘農太守給元景鼓吹一部法起率衆次于潼關先是建義將軍華山太守劉槐糾合義兵攻關城抜之力少不固頃之又集衆以應王師法起次潼關槐亦至賊闗城戍主婁須望旗奔潰虜衆溺於河者甚衆法起與槐即據潼關虜蒲城鎮主遣偽帥何難於封陵倉列三營以擬

法起法起長驅入關行王櫃故壘虜謂直向長安何難
率衆欲濟河以截軍後法起回軍臨河縱兵射之賊退
散關中諸義徒並處處鋒起四山羌胡咸皆請奮誕又
遣揚武將軍康元撫領二千人出上洛受元景節度援
方平於函谷元景去賊衆向關時軍中食盡元景回據
白楊嶺賊定未至更下山進弘農入湖關口虜蒲阪戍
主沃州刺史杜道生率衆二萬至閿鄉水去湖關一百
二十里元景募精勇一千人夜斫賊營迷失道天曉而

反道生率手下驍鋭縱兵射之鋒刃既交虜又奔散時北討諸軍王玄謨等敗退虜遂深入太祖以元景不宜獨進且令班師元景乃率諸將自湖關度白楊嶺出于長洲安都斷後宗越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季明亦從胡谷南歸並有功而入士馬旌旗甚盛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除寧朔將軍京兆廣平二郡太守於樊城立府舍率所領居之統行北蠻事龐季明為定蠻長薛安都為後軍行參軍魯方平為寧蠻參

軍臧質為雍州除元景為冠軍司馬襄陽太守將軍如故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至關城關城棄戍走即據之元景至洪關欲進與安都濟河攻杜道生於蒲阪會爽退復還再出北討威著於境外又使率所領進西陽會伐五水蠻世祖入討元凶以為諮議參軍領中兵加冠軍將軍太守如故配萬人為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元景與朝士書曰國禍冤深凶人肆逆民神崩憤若無天地南中郎親率義師剪討

元惡司徒臧冠軍並同大舉舳艫千里購賞之利備之元景不武忝任行間總勒精勇先鋒道路勢乘上流衆兼百倍諸賢奕世忠義身為國良皆受遇先朝荷榮日久而拘逼寇廷莫由申効想聞今問悲慶兼常大行屆道廓清惟始企遲面對展雪哀情時義軍船率小陋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聞石頭出戰艦乃於江寧步上於板橋立栅以自固進據陰山遣薛安都率馬軍至南岸元景潛至新亭依山建壘東西據險

世祖復遣龍驤將軍行參軍程天祚率衆赴之天祚又於東南據高丘屯砦柵凡歸順來奔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當倚我之不可勝豈幸寇之不攻哉元景壘營未立偽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劭出戰不許經日乃水陸出軍劭自登朱雀門督戰軍至瓦官寺與義軍游邏相逢游邏退走賊遂薄壘劭以元景壘塹未立可得平地決戰既至柴柵已堅倉卒無攻具便使肉薄攻之元景

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呌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賊步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騎將常伯與等及其士卒皆殊死戰劉簡之先攻西南頻得燒草舫畧渡人程天祚柴未立亦為所摧王羅漢等攻壘北門賊艦亦至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戰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分軍助程天祚天祚還得固柴因此破賊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大潰赴淮死者甚多劭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

之其所殺傷過於前戰劭手斬退者不能禁奔還宫僅以身免蕭斌被創簡之收兵而止陳猶未散元景復出薄之乃走競投死馬澗澗為之滿斬簡之及軍主姚叔藝王江寶朱明智諸葛邈之等水軍主褚湛之副劉道存並來歸順上至新亭即位以元景為侍中領左衛將軍轉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若有過恩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

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世祖語其使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爾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為雍州刺史質慮其為荆州後患建議爪牙不宜遠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為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不拜徙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曲江縣公食邑三千戶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假節置佐後玄謨復以為都督雍梁南

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雝州刺史持節如故臧質義宣並反玄謨南據梁山夾江為壘垣護之薛安都渡據歷陽元景出屯采石玄謨聞賊盛遣司馬管法濟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使將武念前進質遣將龎法起襲姑熟值念至擊破之法起單船走質攻陷玄謨西壘玄謨使垣護之告元景曰今餘東岸萬人賊軍數倍强弱不敵謂宜還就節下協力當之元景謂護之曰師有常刑不可先

退賊衆雖多猜而不整今當卷甲赴之護之曰逆徒皆云南州三萬人而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虚實立見則賊氣成矣元景納其言悉遣精兵助玄謩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曰京師兵悉至於是克捷上遣丹陽尹顔竣宣旨慰勞與沈慶之俱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封晉安郡公邑如故先固讓開府儀同復爲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尋轉驃騎將軍本州大中正領軍侍中如故大明二年復加開府儀

同三司又固讓明年遷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封在嶺南秋輸艱遠改封巴東郡公五年又命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令中正如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俱依晉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故事事在慶之傳六年進司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中驃騎將軍南兖州刺史留衛京師世祖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顔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給班劒二十人固辭班

劍元景起自將帥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勲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爾乃復賣菜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世祖嚴暴異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往來世祖崩義恭元景等並相謂曰今日始免横死義恭與義陽等諸王元景與顔師伯等常相馳逐聲

樂酣酒以夜繼晝前廢帝少有凶德内不能平殺戴法興後悖情轉露義恭元景等憂懼無計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速决永光年夏元景遷使持節督南豫之宣城諸軍事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侍中如故未拜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先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逢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率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

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時年六十長子慶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世祖使元景送還襄陽於道中賜死次子嗣宗豫章王子尚車騎從事中郎嗣宗弟紹宗茂宗孝宗文宗仲宗成宗秀宗叔仁弟衛軍諮議參軍僧珍等諸弟姪在京邑及襄陽從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宗及嗣宗子纂並在孕獲全太宗即位令曰故侍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巴東郡開國公新除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元景風度弘簡體局深沈正義亮時恭素範

物幽明道盡則首贊孝圖盛運開歷則毗燮皇化方任
孚漢輔業懋殷衡而蜂豺肆濫顯加禍毒寃動勲烈悲
深朝貫朕承七廟之靈纂臨寶業情典既申痛悼彌軫
宜崇賁䙡册以旌忠懿可追贈使持節都督南豫江二
州諸軍事太尉侍中刺史國公如故給班劍三十人羽
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叔仁為梁州刺史黄門郎以
破臧質功封宜陽侯食邑八百戶元景從兄元怙大明
末代叔仁為梁州與晉安王子勛同逆事敗歸降元景

從父弟先宗大明初為竟陵王誕司空參軍誕作亂殺之追贈黄門侍郎元景從祖弟光世先留鄉里索虜以為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偽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主拓跋燾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為浩應浩謀泄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太祖以為振武將軍前廢帝景和中左將軍直閤太宗定亂光世參謀以為右衛將軍封開國縣侯食邑千戸既而四方反

叛同閭宗越譚金又誅光世乃北奔薛安都安都使守下邳城及安都招引索虜光世率衆歸降太宗宥之以為順陽太守子欣慰謀反光世賜死

顔師伯字長淵琅邪臨沂人東揚州刺史竣族兄也父邵剛正有局力為謝晦所知晦為領軍以為司馬廢立之際與之參謀晦鎮江陵請為諮議參軍領録事軍府之務悉委焉邵慮晦將有禍求為竟陵太守未及之郡值晦見討晦與邵謀起兵距朝廷邵飲藥死師伯少孤

貧涉獵書傳頗解聲樂劉道產為雝州以為輔國行參軍弟師仲妻臧質女也質為徐州辟師伯為主簿衡陽王義季代質為徐州質薦師伯於義季義季即命為征西行參軍興安侯義賓代義季世祖代義賓仍為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為諮議參軍愛其諧敏進之世祖師伯因求杖節乃以為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及去鎮師伯以主簿送故世祖鎮尋陽啓太祖請為南中郎府主簿太祖不許謂典籤曰中郎府主簿那得

用顔師伯世祖啓為長流正佐太祖又曰朝廷不能除之郎可自板亦不宜署長流世祖乃板為參軍事署刑獄及入討元凶轉主簿世祖踐阼以為黄門侍郎隨王誕驃騎長史南郡太守改為驃騎大將軍長史南濮陽太守御史中丞臧質反出為寧遠將軍東陽太守領兵置佐以備東道事寧復為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改領前軍將軍徙御史中丞遷侍中上以伐逆寧亂事資羣謀大明元年下詔曰昔歲國難方結疑懦者衆故散騎

常侍太子右率麗秀之履嶮能貞首暢義節用使狡狀
先聞軍備夙固醜逆時殄頗有力焉追念厥誠無忘于
懷侍中祭酒顏師伯侍中領射聲校尉袁愍孫豫章太
守王謙之太子前中庶子領右衛率張淹爰始入討預
參義謀契闊大難宜蒙殊報秀之可封樂安縣伯食邑
六百戶師伯平都縣子愍孫興平縣子謙之石陽縣子
淹廣晉縣子食邑各五百戶師伯遷右衛將軍母憂去
職二年起為持節督青冀二州徐州之東安東莞兗州

之濟北三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兾二州刺史其年索虜拓跋濬遣僞散騎常侍鎮西將軍清水公拾賁勅文率衆寇清口清口戍主振威將軍傅乾愛率前員外將軍周盤龍等擊破之世祖遣虎賁主龐孟虯積射將軍殷孝祖等赴討受師伯節度師伯遣中兵參軍茍思達與孟虯合力行達沙溝虜窟瓌公五軍公等馬步數萬迎軍拒戰孟虯等奮擊盡日孟虯手斬五軍公虜於是大奔孝祖又斬窟瓌公赴水死者千計虜又遣河南公

黑水公濟州公青州刺史張懷之等屯據濟岸師伯又遣中兵參軍江方興就傅乾愛擊破之斬河南公樹蘭等虜別帥它門又遣萬餘人攻清口戍城乾愛方興出城拒戰即斬它門餘衆奔走虜清水公又率二萬人復來逼城乾愛等出戰又破之追奔至赤龍門殺賊甚衆上嘉其功詔曰虜驅率犬羊規暴邊塞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師伯宣畧命師合變應機濟戍奮怒一月四捷支軍異部驍勇齊效頻梟名王大殲羣醜朕用嘉嘆

良深于懷可遣使慰勞并符輔國府詳考功最以時言
上荀思達龐孟虯等又追虜至杜梁虜衆多四面俱合
平南參軍童太一及荀思達等並單騎出盪應手披靡
孟虯等繼至虜乃散走赴河死者甚多既而虜更合衆
大至孟虯等又破之世祖又遣司空參軍卜天生助師
伯張懷之據糜溝城師伯遣天生等破之懷之出城逆
戰天生率軍主劉懷珍白衣客朱士義殿中將軍孟繼
祖等擊之懷之敗走入城僅以身免繼祖於陣遇害追

贈郡守又虜隴西王等屯據申城背濟向河三面險固

天生又率衆攻之朱士義等貫甲先登賊赴河死者無

算即日陷城虜天水公又攻樂安城建威將軍平原樂

安二郡太守分武都與天生等拒擊大破之虜乃奔退

追戰克捷直至清口虜攻圍傅乾愛乾愛隨方拒對孝

祖等既至虜徹圍遁走師伯進號征虜將軍三年竟陵

王誕反師伯遣長史嵇玄敬率五千人赴難四年徵為

侍中領右軍將軍親幸隆密羣臣莫二遷吏部尚書右

軍如故上不欲威柄在人親覽庶務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情獨斷奏無不可遷侍中領右衛將軍七年補尚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並為吏部尚書師伯子舉周旋寒人張奇為公車令上以奇資品不當使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栖褚道惠顏禕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兒黃難周公選等抑道惠勑使奇先到公車不施行奇兼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子預職莊曇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市禕之等

六人鞭杖一百師伯尋領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挫受任如初世祖臨崩師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中事專以委之廢帝即位復還即眞領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輳游其門者爵位莫不踰分多納貨賄家産豐積伎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絶當時驕奢淫恣為衣冠所嫉又遷尚書右僕射領丹陽尹廢帝欲親朝政發詔轉師伯為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為右僕射奪其京尹又分臺任師伯至是始懼尋與太

宰江夏王義恭柳元景同誅時年四十七六子並幼皆見殺弟師仲中書郎晉陵太守師叔司徒主簿南康相太宗即位詔曰故散騎常侍僕射領丹陽尹平都縣子師伯昔逢代運豫班榮賞遭罹厄會隕命淫刑宗嗣殄絶良用矜悼但其心瀆貨宜貶贈典可紹封社以慰宪魂謚曰荒子師仲子幹繼封齊受禪國除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兄敞之為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即真慶之少有志力孫恩

之亂也遣人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三十未知名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倫之子伯符時為竟陵太守倫之命伯符版為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為寇慶之為設規畧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伯符去郡又别討西陵蠻不與慶之相隨無功而反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遣伯符隸到彦之北伐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還白太祖稱慶之忠

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出戍錢唐新城及還領淮陵太守領軍將軍劉湛之知之欲相引接謂之曰卿在省年月久此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之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韎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遷始興王濬後軍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

産卒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修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為建威將軍率衆助修之修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禽生口七千人進征湖陽又獲萬餘口遷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領南東平太守又為世祖撫軍中兵參軍世祖以本號為雍州隨府西上時蠻寇大甚水陸梗礙世祖停大隄不得進分軍遣慶之掩討大破之降者二萬口世祖至鎮而驛道蠻反殺深式還慶之又討之王玄謨領荊州王方回領臺軍並會平

定諸山獲七萬餘口郢山蠻最彊盛魯宗之屢討不能克慶之剪定之禽三萬餘口還京師復為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雝州蠻又為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與隨王誕入沔既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振威將軍劉顒司空參軍魯尚期安北參軍顧彬馬文恭左軍中兵參軍蕭景嗣前青州别駕崔目連安蠻參軍劉雝之奮威將軍王景式等二萬餘人伐沔北諸山蠻宗慤自新安道

入太洪山元景從均水據五水嶺文恭出蔡陽口取赤係隝景式由延山下向赤圻阪目連尚期諸軍八道俱進慶之取五渠頓破隝以為衆軍節度前後伐蠻皆山下安營以迫之故蠻得據山為阻於矢石有用以是屢無功慶之乃會諸軍於茹丘山下謂衆曰今若緣山列斾以攻之則士馬必損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未有饑弊卒難禽剪今令諸軍各率所領以營于山上出其不意諸蠻必恐恐而乘之可不戰而獲也於是諸軍並

斬山開道不與蠻戰鼓譟上山衝其腹心先據險要諸蠻震擾因其懼而圍之莫不奔潰自冬至春因糧蠻穀頃之南新郡蠻帥田彥生率部曲卜封六千餘人反叛攻圍郡城慶之遣元景率五千人赴之軍未至郡已被破焚燒城內倉儲及廨舍蕩盡并驅畧降戶屯據白楊山元景追之至山下衆軍悉集圍山數重宗慤率其所領先登衆軍齊力急攻大破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

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自茹丘山出檢城大破諸山斬首三千級虜生蠻二萬八千餘口降蠻三萬五千口牛馬七百餘頭米粟九萬餘斛隨王誕築納降受俘二城於白楚慶之復率衆軍討幸諸山犬羊蠻緣嶮築重城施門櫓甚峻山多木石積以為礧立部曲建旌旗樹長帥鐵馬成羣慶之連營山中開門相通又命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以燒營營內多幔

屋及草菴火至輒以池水灌滅諸軍多出弓弩夾射之蠻散走慶之令諸軍斬山開道攻之而山高路險暑雨方盛乃置東岡蜀山宜民西柴黄徼上夌六戍而還蠻被圍守日久並饑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並移京邑以為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太祖將北討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為日已久矣請舍遠事且以檀到言之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謩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將恐重辱王

師難以得志上曰小醜竊據河南修復王師再屈自别有以亦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則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間城守相接虜馬過河便成禽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

及北討慶之副玄蓦向碻磝戍主棄城走玄蓦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碻磝仍領斌輔國司馬玄蓦攻滑臺積旬不拔虜主拓跋燾率大衆南向斌遣慶之率五千人救玄蓦慶之曰玄蓦兵疲衆老虜寇已逼各軍營萬人乃可進耳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斌固遣令去會玄蓦退斌將斬之慶之固諫乃止太祖後問何故諫斌殺玄蓦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辠自歸而死將至逃散且大兵至未宜自弱故以攻為便耳蕭斌以前驅敗績欲死固

碻磝慶之曰未深入寇境規求所欲退敗如此何可久
往今青兾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青東非國家
有也碻磝孤絶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許退
諸將並謂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
所得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
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
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自以退敗求
戍碻磝斌乃還歷城申坦垣護之共據清口慶之乘驛

馳歸未至上驛詔止之使還救玄謨會虜已至彭城不得向北太尉江夏王義恭留領府中兵參軍拓跋燾至卯山義恭遣慶之率三千人拒之慶之以為虜衆彊往必見禽不肯行太祖後謂之曰河上處分皆合事宜惟恨不棄碻磝耳卿在左右久偏解我意正復違詔濟事亦無嫌也二十七年使慶之自彭城徙流民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於南州亦如之二十九年復更北伐慶之固諫不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

出是時亡命司馬黒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誑動羣蠻自淮汝至于江沔咸罹其患十月遣慶之督諸將討之詔江豫荆雍並遣軍受慶之節度三十年正月世祖出次五洲總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畧會世祖典籤董元嗣自京師還陳元凶弒逆世祖遣慶之還山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並是所悉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力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

衆軍既集假慶之征虜將軍武昌内史領府司馬世祖還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並以天下無主勸世祖即大位不許賊劭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説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世祖世祖踐阼以慶之為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出為使持節督南兖豫徐兖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兖州刺史常侍如故鎮盱眙上伐逆定亂思將帥之功下詔曰朕以不天有生罔二泣血千里志復深逆鞠旅伐罪義氣雲踴羣帥仗節指難如歸故曾

未積旬宗社載穆遂以眇身猥纂大統永念茂庸思崇
徽錫新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兖豫徐兖四州諸
軍事鎮軍將軍南兖州刺史沈慶之新除散騎常侍領
軍將軍柳元景新除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宗慤督兖州
諸軍事輔國將軍兖州刺史徐遺寶寧朔將軍始興太
守沈法系驃騎諮議參軍顧彬之或盡誠謀初宣綜戎
畧或受命元帥一戰寧亂或稟奇軍統協規効捷偏師
奉律勢振東南皆忠國忘身義高前烈功載民聽誠簡

朕心定賞策勲茲焉攸在宜列土開邑永蕃皇家慶之可封南昌縣公元景曲江縣公並食邑三千戸慤洮陽縣侯食邑二千戸遺寶益陽縣侯食邑一千五百戸法系平固縣侯彬之陽新縣侯並食邑千戸又特臨軒召拜又使慶之自盱眙還鎮廣陵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上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軍汧淮向壽陽總統諸將尋聞荆江二州並反徵慶之入朝率所領屯武帳崗甲仗五十人入六門魯爽先遣弟瑜進據蒙蘢歷陽太守

張幼緒率軍討瑜值爽至衆散而反乃遣慶之濟江討爽爽聞慶之至連營稍退自留斷後慶之與薛安都等進與爽戰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進督青冀幽三州給鼓吹一部前軍破賊轉位等後至追躡一階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辭改封始興郡公戶邑如故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上嘉其意許之以為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上不許表疏數十上又面陳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臣有

何用必為聖朝所須乃至稽顙自陳言輙泣涕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衛吏五十人大明元年又申前命復固辭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為使持節都督南兗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率衆討之至歐陽誕遣客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鐶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君白首之年何為來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

勞少壯故使僕来耳上慮誕北奔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夕進新亭誕果出走不得去還城事在誕傳慶之進營洛橋西焚其東門值雨不克慶之兄子僧榮時為兖州刺史鎮瑕丘遣子懷明率數百騎詣受慶之節度慶之塞壍造攻道力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詔無所問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問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情慶之

為送慶之曰我奉詔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為汝送護之每攻城輙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為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棠楯城下身受矢石邪脫有傷挫為損不少自四月至于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固讓於是與柳元景並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衛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為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之攻戰經年皆悉平定獲生口數

萬人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閈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示人曰錢盡在此中興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數十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非朝賀不出門每從遊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世祖金鏤匕箸及杅杓上以賜慶之曰卿辛

勤匪殊歡宴宜等且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為先也上嘗
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
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顔師伯執
筆慶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
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上甚悦衆坐
稱其辭意之美世祖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並受顧命
遺詔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使委慶之前廢帝即位加
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幰

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政一人視馬而已每農桑劇月或時無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廢帝狂悖無道衆並勸慶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素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為侍中太尉封次子中書郎文季建安縣侯食邑千戶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度江總統衆軍少

子文耀年十餘歲善騎射帝愛之又封永陽縣侯食邑千户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說及誅何邁慮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閉清谿諸橋以絶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乃遣慶之從子攸之齎藥賜慶之死時年八十是年初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及死賜與甚厚追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轀輬車前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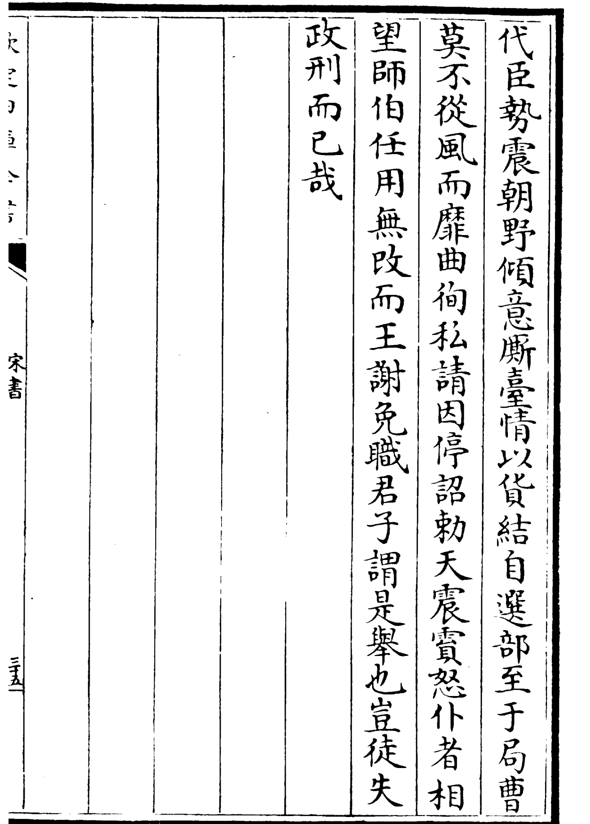
宗即位追贈侍中司空謚曰襄公長子文叔歷中書黄門郎景和末為侍中慶之之死也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揜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録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奔亡之日帝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子秘書郎昭明亦自縊死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興為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慶之弟劭之元嘉中為廬陵王紹南中郎行參軍討建安揭陽諸賊病卒兄子僧

榮敬之之子也孝建初為安成相荆江反叛發兵拒臧質質遣其安成相臧馭之討僧榮擊破之大明中為兖州刺史景和中徵為黄門郎未還卒子懷明太宗泰始初居父憂起為建威將軍東征南討有功封吴興縣子食邑四百户歷位黄門侍郎再為南兖州刺史元徽初丁母艱去職桂陽王休範為逆起為冠軍將軍統水軍防固石頭朱雀失守懷明委軍奔走頃之憂卒慶之從弟法系字體先亦有將用初為趙伯符將佐後隨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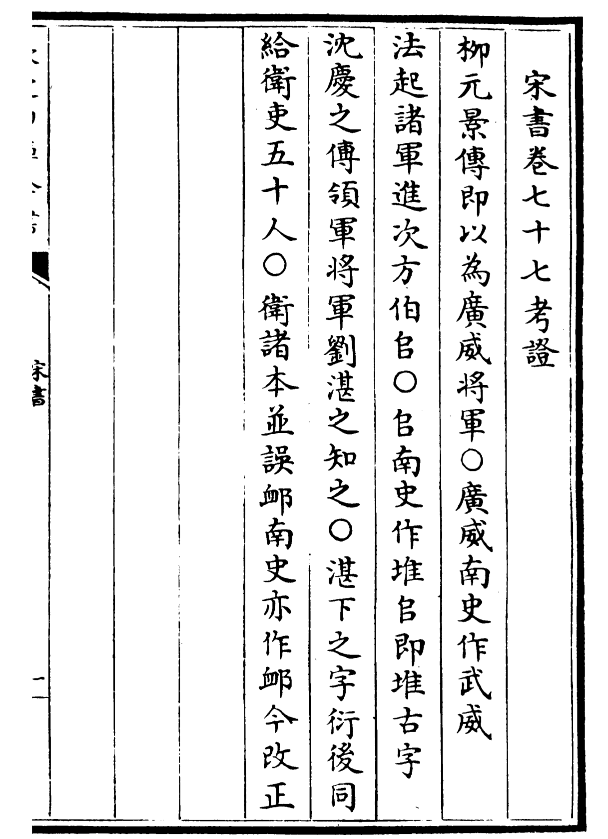
征五水蠻世祖伐逆以南為中郎參軍加寧朔將軍領三千人前發與柳元景旦至新亭元景居中營宗慤居西營法系居東營東營據崗賊攻元景法系臨射之所殺甚衆法系塹外樹悉伐之令倒賊劭來攻緣樹以進彭排多開隙選善射手的發無不中死者交橫事平以為寧朔將軍始興太守討蕭簡於廣州聞臺軍將至簡誑其衆曰臺軍是賊劭所遣並信之前征北參軍顧邁被賊徒在城内善天文云荆江有大兵城内由此固守

初世祖先遣鄧琬圍簡唯治一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慮功不在已不從法系曰更相守五十日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即拔斬蕭簡廣州平封庫藏付鄧琬而還官至驍騎將軍尋陽太守新安王子鸞北中郎司馬邵之子文秀别有傳慶之羣從姻戚由之在列位者數十人

史臣曰張釋之云用法一偏天下獄皆隨輕重縣衡於上四海共稟其平法亂於朝民無所措手足師伯籍寵


代臣勢震朝野傾意斷臺情以貨結自選部至于局曹
莫不從風而靡曲徇私請因停詔勑天震賁怒仆者相
望師伯任用無改而王謝免職君子謂是舉也豈徒失
政刑而已哉

宋書卷七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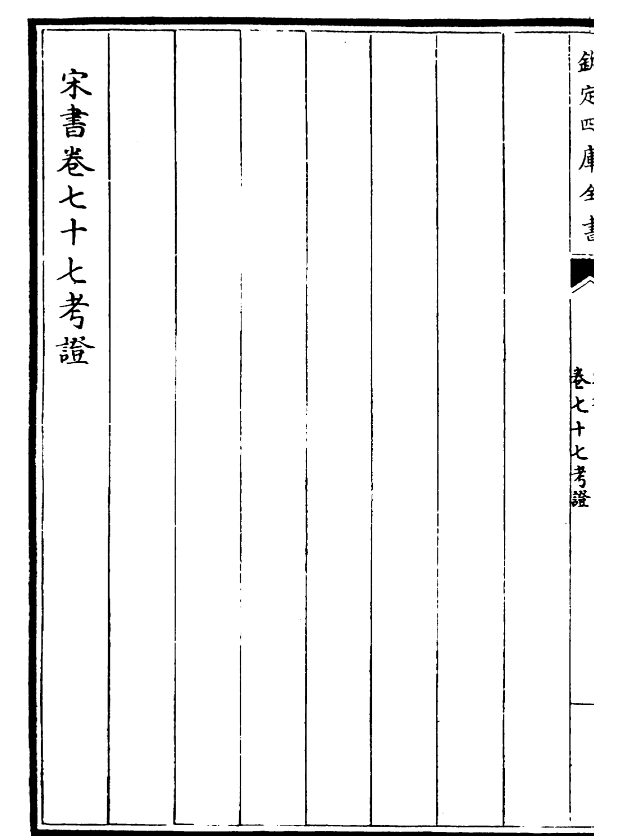

宋書卷七十七考證

柳元景傳即以為廣威將軍○廣威南史作武威

法起諸軍進次方伯𡍮○𡍮南史作堆𡍮即堆古字

沈慶之傳領軍將軍劉湛之知之○湛下之字衍後同

給衛吏五十人○衛諸本並誤邮南史亦作邮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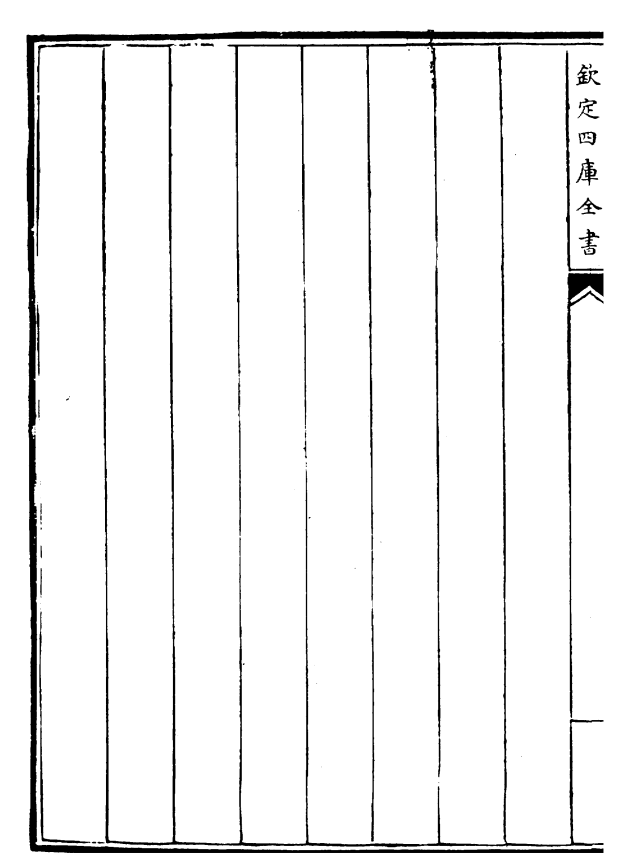

宋書卷七十七考證

謹案卷七十五第十六頁前一行若止於盜鑄銅者刊本銅者訛者銅據監本毛本改

卷七十七第九頁後四行偽龍驤將軍詹权兒覘知之刊本偽訛為今改

第十三頁後三行永光年夏據前廢帝紀永光下脫元字

第二十三頁後七行齊力急攻大破下疑脫之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胡作哲

謄錄監生臣陳　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書卷七十八
七十九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宋書卷七十八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三十八

蕭思話 劉延孫

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歷中書黄門郎徐兗二州刺史冠軍將軍南琅邪太守永初元年卒追贈前將軍思話年十許歲未知書以博誕

遊遨為事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隣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好書史善彈琴能騎射高祖一見便以國器許之年十八除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轉相國參軍父憂去職服闋拜羽林監領石頭戍事襲爵封陽縣侯轉宣威將軍彭城沛二郡太守涉獵書傳頗能隷書解音律便弓馬元嘉三年謝晦為荆州欲請為司馬思話拒之五年遷中書侍郎仍督青州徐州之東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時年二十七亡命

司馬朗之元之可之兄弟聚黨於東莞發干縣謀為寇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餘黨悉平八年除竟陵王義宣左軍司馬南沛郡太守未及就徵索虜南寇檀道濟北伐既而廻師思話懼虜大至乃棄鎮奔平昌思話先使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思話奔亦委城走虜定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為百姓所焚由是徵下廷尉仍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得二死雀思話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九年仇

池大饑益梁州豐稔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失和氏帥楊難當因此寇漢中乃自徙中起思話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橫野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既行聞法護已委鎮北奔西城遣司馬建威將軍南漢中太守蕭諱五百人前進又遣西戎長史蕭汪之係之諱緣路收合士衆得精兵千人十年正月進據磝頭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其輔國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趙温守梁州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諱進屯磝頭遣陰平太守蕭坦赴黃

金薛健副姜寶據鐵城鐵城與黃金相對去一里斫樹塞道坦進攻二戍拔之二月趙溫又率薛健及其寧朔將軍馮翼太守蒲早子來攻坦營坦奮擊大破之坦被創賊退保西水譚司馬錫文祖進據黃金蕭汪之步騎五百相繼而至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三千人赴譚等進黃金早子健等退保下桃思話先遣行參軍王靈濟率偏軍出洋川因向南城偽陵江將軍趙英堅守險靈濟擊破之生禽英南城空虛因資

無所復引軍還與諱合三月諱率衆軍進據峨公固難
當遣其子和率趙温蒲早子及左衛將軍吕平寧朔將
軍司馬飛龍步騎萬餘跨漢津結砦其間立浮橋悉力
攻諱合圍數十重短兵接戰弓矢無復用賊悉衣犀革
戈矛所不能加諱乃截矟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矟輒
貫十餘賊賊不能當因大敗燒砦奔走退據大桃閏月
諱及方明臺軍至龍驤將軍楊平興幢主殿中將軍梁
坦直入角弩追之賊又敗走殺傷虜獲甚多漢中平悉

收没地置戍葭萌水先是桓玄篡晉以桓希為梁州希敗走氐楊盛據有漢中刺史范元之傅歆悉治魏興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其後索邈為刺史氐乃治南城為賊所焚燒不可固即思話遷鎮南城加節進號寧朔將軍徵諱為太子屯騎校尉法護中山無極人過江寓居南郡弟法崇元嘉十年自少府為益州刺史法護委鎮之罪統府所收於獄賜死太祖以法崇受任一方令獄官言法護病卒太祖使思話上平定漢中本末下之

史官十四年遷使持節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太祖賜以弓琴手勑曰丈人頃何所作事務之暇故以琴書為娱耳所得不曰義邪眷想常不忘情想亦同之前得此琴云是舊物亦有名京邑今以相借因是戴顒意於彈撫響韻殊勝直爾嘉也并往桑弓一張材理乃快先所常用既久廢射又多病畧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歎息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十六年衡陽王義季代義慶又除安西長史餘如

故十九年徵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未就徵復先職明年遷持節監雍州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太守二十二年除侍中領太子右率二十四年改領左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酒鍾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又領南徐州大中正明年復監雍梁南北秦州荆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右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如故二十

六年徵為吏部尚書詔思話曰沈尚書綦病不救其體
業貞審立朝盡公年時尚可方相委任奄忽不永痛惋
特深銓管要機通塞所寄丈人才用體國二三惟允思
話以去州無復事力倩府軍身九人太祖戲之曰丈人
終不為田父於里閭何應無人使邪未拜二十七年遷
護軍將軍是年春虜攻懸瓠太祖將大舉北討朝士僉
同莫或異議思話固諫不從乃領精甲三千助鎮彭城
虜退即代世祖為持節監徐兖青冀四州豫州之梁郡

諸軍事撫軍將軍兖徐二州刺史二十九年統揚武將軍兾州刺史張永衆軍圍碻磝初鎮軍諮議參軍申坦與王玄謨圍滑臺不克免官青州刺史蕭斌板坦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守歴城令任仲仁又為坦副並前鋒入河五月發沿口永司馬崔訓建武將軍齊郡太守胡景世率青州軍來會七月思話及衆軍並至碻磝治三攻道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爰宣旨督戰張永胡景世當東攻道申坦任仲仁西攻道崔訓南攻

道賊夜地道出燒崔訓樓及蟇車又燒胡景世樓及攻具尋又毀崔訓攻道城不可拔思話馳來退師攻城凡十八日解圍還歷下崔訓以樓見燒又不能固攻道被誅碻磝永坦並繫獄詔曰得撫軍將軍思話啟事碻磝不拔士卒疲勞且班師清濟更圖進討此鎮山川嚴阻控臨河朔形勝之要擅名自古宜除其授以允望實思話可解徐州為冀州餘如故彭城文武復量分配即鎮歷城尋為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元凶弒立以為使持

節監徐青兖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徐兖二州刺
史將軍如故思話即率部曲還彭城起義以應世祖遣
使奉牋曰下官近在歷下始奉國諱所承使人不知闊
狹既還在路漸有所聞猶謂人倫無容有此私懷感慨
未敢在言奉被令教果出慮表重增哀惋不能自勝此
實天地所不覆載人神所不容忍率土民氓莫不憤咽
況下官蒙荷榮渥義兼常志此月五日被驛使追命騎
還朝切齒拊心輒已鍾疾雖百口在都一非所顧正欲

遣啟受規畧會奉今旨悲懼兼情伏承司徒英圖電發殿下神武霜斷臧質忠義並到不謀同時仗順沿流席卷江甸前驅風邁已應在近下官復練始集遣輔國將軍申坦龍驤將軍梁坦二軍分配精甲五千申坦為統便以即日水陸齊下下官悉率文武駱驛繼發憑威策懦勢同振朽開泰有期悲欣交集世祖至新亭坦亦進克京口上即位徵為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固辭不受拜改為中書令丹陽尹常侍如故時京邑多有劫掠二

旬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明年出為使持節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鼓吹一部未行而江州刺史臧質反復以為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江州刺史事平分荆江豫三州置郢州復都督郢湘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鎮夏口孝建二年卒時年五十追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刺史如故謚曰穆侯思話宗戚令望蚤見仕

侍凡歷州十二杖節監都督九焉所至雖無皦皦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長子惠開嗣別有傳次子惠明亦有世譽歷黃門郎御史中丞司徒左長史吳興太守後廢帝元徽末卒官第四子惠基順帝昇明末為侍中源之從父弟摹之丹陽尹追贈征虜將軍子斌亦為太祖所遇彭城王義康鎮豫章以為大將軍諮議參軍豫章太守歷南蠻校尉侍中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元嘉二十七年統王玄謨等衆軍北伐斌遣

將軍崔猛攻虜青州刺史張淮之於樂安淮之棄城走先是猛與斌參軍傅融分取樂安及碻磝樂安水道不通先并定碻磝至是又克樂安既而攻圍滑臺不拔斌追還歷下事在王玄謨傳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詐稱晉室近屬自號齊王聚衆據梁鄒城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年號安定王亡命秦凱之祖元明等各據村屯以應順則初梁鄒戍主宣威將軍樂安渤海二郡太守崔勳之出州故順則因虛竊據勳之司馬曹敬會拒戰

不敢出走斌即遣勲之率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申坦長流參軍羅文昌等諸軍討順則攻之不克勲之等始謂城内出於逼附軍至即應奔逃而並為賊堅守殺傷官軍甚多斌又遣府司馬建武將軍齊郡太守龎秀之總諸軍祖元明又據安丘城斌更遣振武將軍劉武之及軍主劉回精兵千人討司馬百年斬之順則既失據衆稍離阻文昌遣道連偽投賊賊信納之潛以官賞格示衆城内賊黨李繼叔等並有歸順心道連

謀泄為賊所殺繼叔踰城出降賊黨於是大離乃四面進攻衝車所衝輣三五丈崩落時南門樓上擲下一級并垂繩鈎取外人外人上賊並放仗云向已斬順則所投首是也秦凱之走河北斌坐滑臺退敗免官久之復起為南平王鑠右軍長史其後事迹在二凶傳斌弟簡歷位長沙内史廣陵王誕為廣州未之鎮以簡為安南諮議參軍南海太守行府州事東海王禕代誕簡仍為前軍諮議太守如故世祖入討元凶遣輔國將軍南海

太守劉玩討簡固守經時城陷伏誅斌簡諸子並誅滅

龎秀之河南人也以斌故吏賊劭甚加信委以為遊擊將軍奔世祖於新亭時劭諸將未有降者唯秀之先至事平以為梁州刺史秀之之子弟為劭所殺者將十人而酣讌不廢坐免官後又為徐州刺史太子右衛率孝建元年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子彌之順帝昇明末廣興公相秀之弟況之太宗世亦為始興相

劉延孫彭城呂人雖州刺史道産子也初為徐州主簿

舉秀才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尚書都官郎為錢唐令世祖撫軍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南清河太守世祖為徐州補治中從事史時索虜圍縣瓠分軍送所掠民口在汝陽太祖詔世祖遣軍襲之議者舉延孫為元帥固辭無將用舉劉泰之自代泰之既行太祖大怒免延孫官為世祖鎮軍北中郎中兵參軍南中郎諮議參軍領錄事世祖伐逆府缺上佐轉補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世祖即位以為侍中領前軍將軍下詔曰朕

藉羣能之力雪莫大之恥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
思所以策勲樹良永寧世烈新除侍中領前軍將軍延
孫率懷忠敏器局沈正協賛義初誠力俱盡左衛將軍
竣立志閑亮理思清要茂策忠謩經綸惟始俾積基更
造咸有勤焉宜顯授龜社大啟邦家延孫可封東昌縣
侯竣建城縣侯食邑各二千户其年侍中改領衛尉孝
建元年遷丹陽尹臧質反叛上深以東土為憂出為冠
軍將軍吳興太守置佐史事平徵為尚書右僕射領徐

州大中正遣至江陵分判枉直行其誅賞三年又出為南兖州刺史加散騎常侍仍徙為使持節監雝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寧蠻校尉雝州刺史以疾不行留為侍中護軍又領徐州大中正素有勞患其年增篤詔遣黄門侍郎宣旨問疾大明元年除金紫光禄大夫領太子詹事中正如故其年又出為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先是高祖遺詔京口要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延孫與帝室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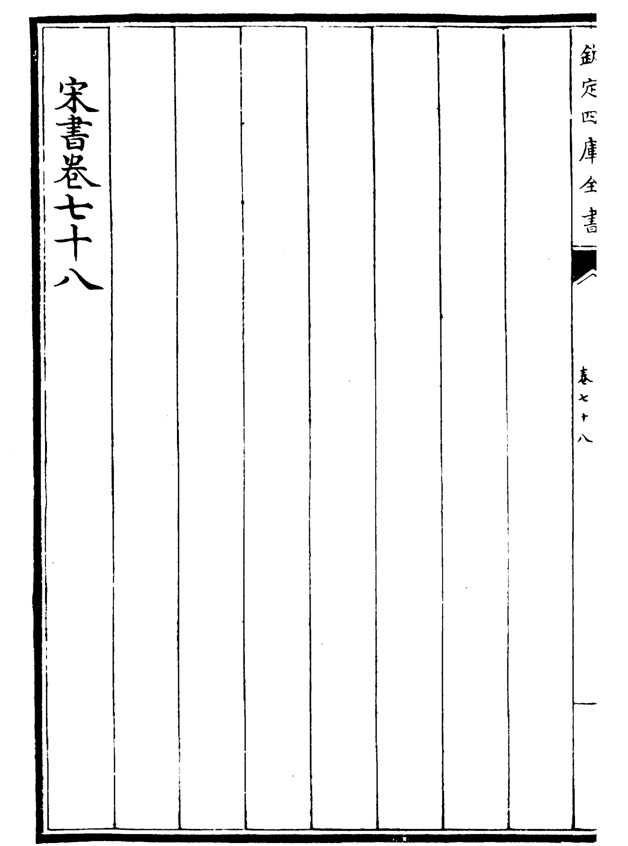
同是彭城人別屬呂縣劉氏居彭城縣者又分為三里帝室居綏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及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為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於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欲使腹心為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南徐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三年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誕有舉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

幼文率兵起討旣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使劉公泰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京邑復遣幼文率軍渡江受沈慶之節度其年進號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五年詔延孫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卿前出所有別議今此防久弭當以還授小兒徵延孫為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延孫疾病不任拜起上使於五城受封版乘船自青谿至平昌門仍入尚書下舍又欲以代朱修之為荆州事未行明年卒時年五十二上

甚惜之下詔曰故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東昌縣開國侯延孫風局簡正體識沈明綢繆心膂自蕃升朝契闊唯舊幾將二紀靈業中圮則首贊出圖義令既舉則任均肅寇器允楝幹勲實佐時及累司馬兩官出內尹牧惠政茂課著自民聽忠謨令節簡乎朕心方燮和台階永毗國道奄至薨殞震慟兼深考終定典宜盡哀敬可贈司徒給班劒二十人侍中僕射侯如故有司奏謚忠穆詔為文穆又詔曰故司徒文穆公延孫居身

寡約家素貧虛每念清美良深悽歎葬送資調固當闕乏可賜錢三十萬米千斛子質嗣太宗泰始中有罪國除延孫弟延熙義興太守在孔覬傳

史臣曰延孫接款蕃日固出顏袁矣風飈局力又無等級可言而隆名盛寵必擇而後授何哉良以休運甫開沈疾方被雖宿恩內積而安私外簡夫侮因事狎敬由近疎疎必相思狎必相猒猒思一殊榮禮自隔遂得為一世宗臣蓋由此也子曰事君數斯疏矣然乎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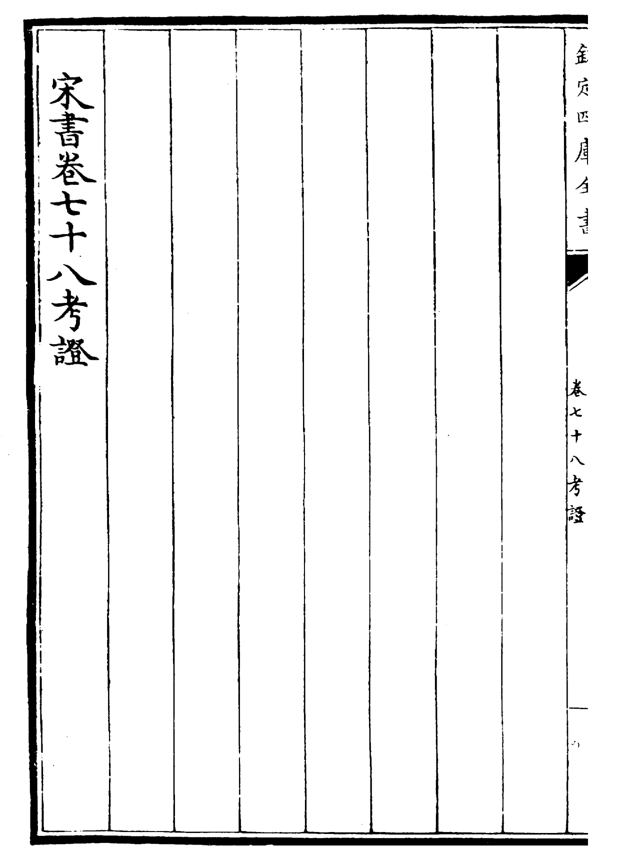


宋書卷七十八

宋書卷七十八考證

蕭思話傳孝建二年卒時年五十○臣承蒼按思話年十八除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踰年父源之卒是為永初九年至元嘉五年任青州刺史稱年二十七是也自元嘉六年己巳至孝建二年乙未又歷二十七年思話卒時年五十四今云五十蓋脫四字

劉延孫傳方爕和台階永毗國道○和一本作采



宋書卷七十八考證